

同理苦痛， 溫暖每個生命

Empathy for Pain and Bring Warmth to Every Patient

■ 文 | 吳泓霓 花蓮慈濟醫院呼吸照護中心護理師



護理的價值是什麼？從學生時代到進入職場工作，我請教過許多人，每個人的答案都不一樣，這個疑問攸關自己的工作價值觀，一直是我尋找的答案。

我服務的單位是呼吸照護中心，主要照顧無法脫離呼吸器的病人，對象有慢性病長者、意外導致腦出血、癌症末期病人等等，在照顧病人時，有開心、有無奈，有難過也有感動，每日的護理工作都充滿挑戰。

我們病房會在為病人進行呼吸訓練十小時後，由主治醫師邀請家屬開一場家庭會議，共同討論病人拔管後仍面臨呼吸衰竭等危急狀況，是否要再做積極侵入性治療，抑或是決定採取安寧緩和醫療，讓病人舒適最大化。

準備開家庭會議前，學姊請我準備「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」，家屬若決定不積極急救，就把這張表單給家屬簽名。一開始參加會議時，我僅是制式化的把表單推給家屬簽名，但家屬臉上露出「我看不懂」的表情。我想詢問卻不知道如何開口，深怕說錯一句話會傷害到家屬。後來我閱讀有此經驗家屬分享的文章，向學長姊請教臨床工作經驗，觀察主治醫師如何與家屬互動，我逐漸對於家屬有更多同理心，也更知道如何與家屬討論的方法，最終引導家屬做出「家屬安心、病人心安」的決定，這是我在工作上很大的成就感。

曾有癌末阿嬤的女兒在開會後仍無法做出醫療決策，我先安撫女兒焦慮的心情，告訴她並不是一定會遇到急救狀況，這只是一個開啟對話的起點，鼓勵女兒與阿嬤



訴說彼此的想法。阿嬤心中已經有決定，希望不要再急救，但女兒一開始無法接受，我鼓勵女兒可以跟阿嬤說自己不捨的原因，阿嬤也要多表達自己生病以來的感受。經過多次會客的討論後，女兒同意阿嬤的選擇，並且告訴我：「以前我都不敢跟阿嬤談死亡，但這次這樣討論讓我們知道對方在想什麼，這樣子討論讓我能夠有所準備，感謝你們的幫忙。」對於我來說，每次參與這樣的過程，都是一種對生命的學習，也是自身專業的成長。

我曾經照顧一位臥床十年且意識狀態不清醒的阿公，一開始很不能理解家屬為何還要積極急救，總覺得病人躺在病床上很辛苦，家屬臺北花蓮來回奔波也很耗心力。後來跟病人女兒建立起關係後，有一天女兒握著父親的手，眼眶發紅又含著淚的對我說：「我其實也很捨不得爸爸躺在床上受苦，但對我們而言，身體有形的存在就是最大的慰藉。他在，這個家還在；他不在，這個家就散了。」聽到家屬這麼說，我除了感到心疼，也意識到，原來每一個病人及家庭都代表了一種價值觀，我要傾聽每一位病人的需求，並且尊重每種價值觀，提供以病人為中心的照護，才是最符合病人所需要的護理。

從踏入臨床到現在，照顧過約五十個病人，從他們身上我學到了如何照護身體疾病及關懷心靈層面，一點一滴逐漸讓我成長成一位護理師，也藉由同理病人及家屬後，尊重每一位的想法及決定，使我提供具有人文的護理。「護理的價值是什麼？」我想我的答案是：守護每一位需要幫助的人，同理每一個不同的聲音，溫暖每一個生命。☺